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注“生活札记”。

 2022年11月9日 星期三
潍坊晚报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编辑：石风华
美编：王蓓
校对：代进

神奇的印度

□胖鱼

摇摇晃晃，我们的船终于到了印度哈吉拉海域。因受吃水限制，要在锚地先把一部分货物过驳到别的小船上，吃水减到12米后，再用浮吊过驳。这个过程比较慢。

从在内锚地抛锚开始，各种虫子、鸟儿都到船上安营扎寨，鸟鸣虫叫，祥和安逸，印度还真是原生态。在梯口值班的水手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背后看着他，两次回头什么也没看到，可一抬头，与一只猫头鹰四目相对，吓得差点扔了手机。

过驳的浮吊来了，同时上船的还有七名印度人：六名年龄偏大的工人和一名胖乎乎的工头。他们要在船上待三天，工人主要负责给浮吊带缆，干些杂活；工头则要管理好工人，还要和浮吊方面联系，只有他会说英语。他们就睡在甲板上，吃的是自带的洋葱、土豆、大米。我问工头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，工头很骄傲地说350美元，工人也就一到两美元——也是一个月。我震惊了，如此少的工资怎么养活一家人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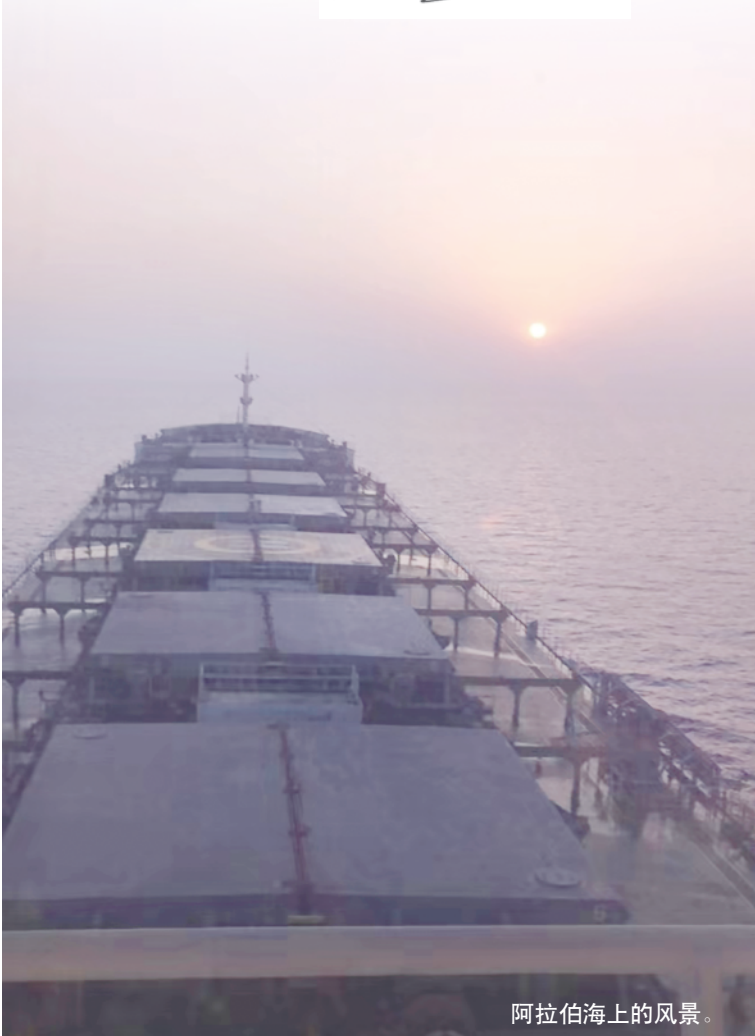
这六名工人看上去远不如工头健康，都病恹恹的。大声对他们说话时，他们会低头、害怕。这让我想起之前看过的那本书《在印度的701天》，书中提到“达利特”——印度种姓制度之下的最底层的人，不知这些工人的处境如何。我心生怜悯，但又很无奈，他们到处乱跑，船上事情多，我怕发生意外，让他们待在左舷，前两遍和和气气地说，但根本无用，第三次我吼了他们，才安稳下来。

印度人在船上的日子，我们船员全副“大白”装备。忙得差不多了，工头跑来和我聊天，问为什么要穿防护服，我说因为有疫情，为了安全所以要穿。工头说：“这里（指船上）没有疫情，你们为什么要穿防护服？”尽我所能，我解释这是国家的要求。

但印度工人是真的穷，就在快完成过驳时，工头带着一名工人来找我，其他工人都跟在后面。工头指指工人的脚，问我有没有旧鞋子。只见工人脚上的那双鞋，前面的鞋面和鞋底已分开，张着嘴像只苟延残喘的鳄鱼。我让水手从更衣室找出一双旧鞋子，但很可惜这名工人穿着太大。这时后面的工人围上来，都比来比去，其中一个瘦高个儿似乎穿着合适，坐在甲板上开始换鞋，周围的工人都帮他系鞋带，他们开心得像一群小孩子。最初来要鞋的那名工人可怜巴巴地望着我，又指指自己的鞋子，但我真没得给了。之前就听说过，在别的国家一定不要随便给比较贫穷的工人东西，一方面别的工人看到了也会要，另一方面会给之后来的船增加负担。

卸完货后，“引水”上船，虽然颇费了些周折，但我们还是赶在潮水换流前离开了印度。

海外随笔



阿拉伯海上的风景。

初冬时节

□崔炳信

天刚蒙蒙亮，我一个人走在晨练的路上，一阵凉风吹来，不由得打了个冷颤，直到路过荷塘，才不得不面对又一个冬天的到来。小小的荷塘，我钟爱的那个世界已是面目全非——宛如连衣裙的荷叶不见了，一尘不染的荷花也没了踪影，只有一株株荷梗，如不甘心又无可奈何的垂垂老者，耷拉着脑袋枯立塘中，残枝败叶，一片狼藉……

又一阵寒风吹来，又一拨树叶滑落枝头，跌进荷塘，落在路边，聚成我心头的落寞。回忆在泥泞里沉沦，突然想到，倘若黛玉活到现在，目睹满眼的凋零，会不会再写出《葬花吟》之类的歌呢？

风更大了，我揣着沉甸甸的心事回到了小店。忽然看到几个废纸箱被风吹着，四处游荡。刚想上前捡起，却发现有一个拾荒的老者正奔着纸箱而去。我收住脚步，看老者艰难地弯腰，抓牢纸箱，然后被风裹挟着，一步步踉跄远去，如同流浪的树叶。

太阳出来了，却感受不到一丁点儿的暖意。生意的惨淡，生活中的不如意，一股脑地啃噬着我疲惫的心，欲哭无泪。蜷缩在凄冷的冬阳里，我的心在叩问：暴风雪到来之前，谁来陪我看落叶缤纷？

坐在店门口的我正百无聊赖，突然，远远地，一种天籁之音打破了冬日的静默。循声望去，只见一前一后“两辆车”缓缓驶来，前面的男子坐在一块装有滑轮的木板上，一只手裹着拖鞋助力前行，黝黑的面庞，很精神，双腿却细如麻杆，极度弯曲；后面轮椅上的女子三十岁左右，面容清秀，坐姿有些僵硬，可能是患有腰部重疾吧。据说，他们是夫妻。两人各握话筒，一曲又一曲合唱着，音律优美，曲调感人，尤其打动我的是两个人的高度默契，而且一直微笑着，满脸灿烂……

雾霾渐渐散去，太阳照在每个人身上。歌声是有魔力的，顷刻间飘进人们的心房，暖意融融。不断有人走上前，把零钱放入男人身边的塑料桶里，蹒跚学步的孩童也在大人的鼓励下上前献爱心。夫妻俩忙着鞠躬致谢……歌声，致谢声温暖了整个街巷。

店里的顾客多了起来，大家还在七嘴八舌地谈论集上的“卖唱夫妻”。这时，一位刚进店的“知情人”抖出了真相——这两口子身残志不残，不忘社会对自己的捐助，如今组织一帮有才艺的残疾朋友，经常搞公益演出，然后用募得的款项去帮助更多的人……

走到店外，融入明媚的阳光，一片片落叶宛如美丽的蝴蝶翩翩起舞。在这初冬时节，竟有澎湃的激情在心底涌动，突然有了一种满血回归的感觉！

准备冬天

□冯天军

大自然很神奇，总是以独有的方式向人们传递信息，树叶簌簌地落下，北风呼呼地刮起，随着季节的鼓点，人们忙碌起来，收拾炉子、储藏食物、做棉衣等，要准备过冬了。

霜降过后，父亲开始收萝卜，还给萝卜建造过冬的房屋。在场院的一角，父亲挥汗如雨地挖萝卜窖子，一锹一锹把土挖出来，一中午的工夫，一个深两米、宽一米半、长两米多的萝卜窖子就竣工了。父亲把一个个萝卜小心翼翼地放到窖子里，在上面覆盖一层土，再盖上玉米秸。冬天里吃萝卜时就到窖子里取，能一直保存到第二年春天，挖出的萝卜还是鲜嫩鲜嫩的。

小雪到，白菜窖。这个时候就要储藏白菜了。有一年父亲生病，耽误了收白菜，没想到小雪节气那天竟下了一场大雪，一棵棵白菜被冻在了地里。没办法，父亲就着白菜地挖了窖子，把冻坏的白菜放进去，但白菜还是在不久之后就开始腐烂，这让父亲难过了很久。之后，父亲总是赶在小雪节气前就收白菜，让大白菜在冬天里有个温暖的着落。

过去用的取暖炉是“抱窝鸡”，为了节省煤炭，总在炉膛的周围加一层泥，这叫作“垛炉子”。“垛炉子”是技术活，泥土要黏，里面还要放点盐，如果没经验，垛出的炉子不肯着火。父亲自然是这方面的行家，不仅把自家的炉子早准备好，还给左邻右舍去垛炉子。我看着父亲垛好的炉子，想象着寒冷的冬天，我们一家人围着烧得很旺的炉火，吃炖菜、烤红薯、炒花生，温暖的屋子里发出烧水的琴弦声，觉得幸福就在眼前！

冬天来了，母亲也一刻没闲着。她忙着腌菜、做棉衣。母亲腌菜的手艺一绝，她会选一个晴好天气，把萝卜洗净、切块，把菜花根部也切成块状、晒干。然后，开始准备各种调料，盐、酱油、白糖、尖椒、蒜、姜。每一种调料都必不可少，缺了一种就腌不出那个味。母亲把这些东西按照比例放进大搪瓷罐里，然后把搪瓷罐封好，就等冬天吃了。朔风呼啸的日子里，火炉上慢慢熬一锅粥，熬得糯糯的稠稠的香香的，就着腌好的咸菜吃，觉得日子像粥一样暖了。母亲还要为一家人做棉衣，母亲常说，十层单不如一层棉。的确，穿上母亲做的棉衣，身上像揣着一个小火炉一样，什么样的寒风都刮不透。我们孩子也不闲着，也在准备冬天的到来。在母亲做棉衣的时候，要几块碎布，缝沙包，缝毽子。严冬到了，孩子们也要动起来。

人们懂得，未雨绸缪，万事要提早打算，才能把日子过得从容不迫。人们准备过冬，天再冷，雪再大，心却安。